

蚌埠碼頭大翻身

趙融深 著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蚌埠碼頭大翻身

蚌埠搬運工會主任吳錫昌同志，所談蚌埠搬運工人消滅封建把頭的剝削把持制度的經過，如同說了一個生動的故事。當全國各地都在進行剷除搬運事業中的封建制度、以求貨暢其流的今天，願意聽這樣一個故事的人，必定不祇是我一個人，因而將這故事記在下面。原稿未經錫昌同志審閱，如有錯誤之處，應由記者負責。

一

在三十多年以前，蚌埠還是淮河旁邊一個小村莊，不過七家半人家。

津浦路修通了，這裏築起淮河大橋，馬上就成爲一個東西南北四通八達的水旱碼頭。皖北豫東的土產、糧食、淮鹽都從此地上火車，外路來的五洋雜貨，也在這裏下淮河。起初貨物搬上搬下火車，貨多人少，邊近的人搬不完，有些逃荒的人來搬，幾個脚力錢，還够糊口。後來有個標客李老幹，看見搬東西是個好買賣，插起標旗，佔了碼頭，成立班子。入他的班子，分錢孝敬他，才許搬東西；不入班子，不拜他爲師，不出錢給他的，就不許搬。李老幹拳脚好，方圓一二百里，那個不怕他？靠搬東西吃飯的人祇好忍受。蚌埠碼頭一天一天的大起來，貨越來越多，搬運生意也越過越好，不到幾年，李老幹就發了財，不幹了。

民國年間，把頭大老闆的地位，從標客落到一些封建惡霸們的手裏。這些封建惡霸地痞流氓們，都有貪官污吏當靠山，其中還有一個是靠英國

人撐腰而神氣起來的。這時候蚌埠碼頭比以前更大，班子更多，把頭老闆也多。票班老闆陳寶元，從前當過鐵路站長，路上有勢力，車站上貨物，祇有他可以搬。鹽班老闆蔣六，是民社黨要人蔣勻田的本家，仗着蔣勻田的勢力，沒人敢惹。李文丞有兩個妹子，是賴師長、某縣長的小婆子，也了不起。曹四麻子是三番頭子。高香山在抗日時期，跑到大別山去投國民黨桂系匪首李品仙，拍上了李品仙的兄弟李品和，後來抗戰勝利，李品和當了蚌埠市長，住着高香山的房子，高香山搞錢孝敬他，就當了偽搬運工會的理事長。其中張小雲的父親張雲山，綽號張傻子，當初修淮河大橋，拜英國工頭當乾爸爸，班子成得最晚，作惡也最多，他起先專搬差次東西，搬蘿蔔白菜，挑大糞，抬死人。抗日時期，替鬼子搬子彈，搬傢伙去打游擊隊，鬼子喜歡他，讓他成立十八班，他的兒子張小雲，當了日本兵

『林部隊』的便衣副隊長，後來國民黨來了，又變成軍統的特務。

從前客商運貨經過蚌埠，沒有一個不頭痛，說碼頭壞。拿淮河裏運來的糧食說吧，從上岸到送進倉庫，還不說上火車，就要經過十三道手續，出十三次錢。那十三次錢呢？你的船來了，不能直接靠岸，必須經過駁船裝一次，糧食從你船『過』到駁船上，要收『過檔』錢，這是第一道。如果你不『過檔』，要收『頂檔』錢，照『過檔』半數收，一萬斤糧食，照五千斤糧食的『過檔』折算。『過檔』二十包起碼算，不問多少糧食，都要出一次，這是第二道。如果糧食散裝在船上，從船艙裏挖出，要『挖艙』錢，是第三道。『冲斗』錢，是第四道。推平，打鬥，『打鬥』錢是第五道。在打鬥時，買賣糧食的雙方都要送黑塞錢，那一面不送，準要讓那一面吃虧，雙方都送，是第六道。散糧要裝包上岸，絞包封口要『絞

包』錢，是第七道。絞包祇絞五針，事實上五針不够，要多絞，要『加針』錢，是第八道。『起河』上岸是第九道。起河上岸時，不另外出錢就搖你船，讓船家害怕，祇要請酒就不搖船，請酒錢折乾，是第十道。駁運是十一道。從河邊到倉庫，車力是第十二道。糧食進倉庫，別人只准送到倉庫門口，不許進去，另外有人在倉庫裏堆疊起來，收『堆裝』錢，是第十三道。

出十三次錢，糧食才進倉庫，出倉庫上火車，另外又是一筆搬運費，一共算起來，數目也不小似裝火車運到徐州。糧食以外，物物如此，要多少就得出多少，缺一個錢，寸步難行。碼頭工人們，你見他們拿了這些錢，生活總該不壞了吧？爲什麼還是穿的破破爛爛，吃了早就顧不住晚呢？原來那些花花綠綠的票子，暫時過一過手，還得掏出來交賬，多數都

歸把頭大老闆，每個班子全班的收入，每天集中分配，大老闆獨得二成；福利基金一成六，月費半成，名字好聽，不過是繞個圈子，也歸大老闆腰包。剩下的五成九歸全班『有名字』的搬運工人平分。用張小雲來打比喻，歸他管的工人有八百名，假使每人每天憑氣力換來一塊錢，一共八百元，大老闆坐在家中打牌，一天明的暗的乾得三百多塊，有名字的工人一天祇分五毛多。逢年過節，還得給老闆送禮，平日送茶葉水果，攤招待費、應酬費，活動費，還有『刮民黨』的攤派。年底幾天不分賬，乾脆全數歸老闆。那回張小雲主使打死人，後來打官司要錢活動，四個月都沒有分賬，工人肚子都餓壞了。平時老闆們要錢，名堂多的很。有一天忽然對工人說：『聽說上頭要我們減低運價了，你們湊幾個錢，我上南京去活動活動。』工人們不知真假，怕真的減低運價影響生活，趕緊湊錢給他

上南京。那曉得他拿了錢去吃喝嫖賭，大玩大樂，誰也不知他真的幹了一些什麼事，這樣冤枉錢，出過也不止一次。

這些把頭老闆們把蚌埠分成許多塊，各霸一方，和往年軍閥割據一樣，爭權奪利，常起衝突，動不動就喊打。誰都想擴張自己的地盤，擴張地盤有什麼好處呢？他的地盤大就多搬東西，多些敲詐商旅的機會，也就是擴大了他剝削工人的範圍。老闆們都請了拳教師，讓工人練打，要棍棒，要九節鞭，時常挑唆工人們毆鬥拚命。打傷打壞，痛在工人身上，打出好處來，老闆得的比誰都多。要是打起官司，那更好，大家湊錢去活動官府，把頭老闆又好在裏面撈一把。時常打碼頭，打得工人們日甚一日的對立起來，把頭老闆也更容易來欺騙蒙蔽，使得大家忘了老闆的剝削，反跟另外一羣和自己一樣的窮苦工人兄弟作對。行會思想的毒瘤就這樣越長

越大。工人越不合作，把頭老闆越有好處，碼頭也越壞，陋規勒索的花樣自然層出不窮。

碼頭被把頭們據爲私有，在碼頭的工人也須註登名冊。因爲日本鬼子和蔣匪在蚌埠一帶搞了幾年，把社會弄成一團糟，失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，有些人想當搬運工人還當不上，以致在碼頭的工人名字也成了可以發財的東西，可以出頂出賣。有了出頂出賣的事情，把頭老闆又多了一個弄錢的辦法，他除了有前面說過的那些好處，另外又多一些名字可賣、可租，後來有些商人地主買名字也可以分錢賺錢，也來買名字。『刮民黨』土匪頭子劉峙開的聚安鹽棧，看門的也弄兩個不花錢的名字。便衣特務，都不花錢弄名字分贓，有個特務一人搞了八個名字，分八份錢。頂人家名字來搬運的工人，工作更重，生活更苦，剝削是雙重的，被把頭老闆們剝

了一次不算數，餘下的幾個錢，再和握有名字的人分一次。這種頂名工人有兩種，一種是固定頂個名字的，叫『替班』，在交了把頭的四成以後，再把所餘的五成九，分百分之四十給握有名字的人；如果他一天掙一塊錢，沒有別的攤派，祇餘三毛五。另一種不固定給人頂替的，叫『野鷄』，比『替班』更不如，一天掙一塊，在交賬之後，將所餘的五成九分一半給握有名字的人，自己祇落了二毛多。

二

蚌埠快解放時，老闆們跑的跑，躲的躲，直到後來看見我們並沒有鬥爭他們，才又偷偷摸摸回來，暗中提成分賬。

那時我們的政治任務，是把重心放在支前工作上面，工會組織大批工

人去搬運支前物資，運費比較減低，但工人們表現很好，裝車的效率大大提高。

在召開蚌埠搬運工人大會進行組織工會的時候，我們的工作做的非常不够：工人參加工會，不舉行入會手續，也不審查歷史，成份複雜，祇是讓各分會造個名冊就算完事，誰都是會員，都不是會員，什麼紀律，什麼制度，誰也不買那門賬。原來的封建行會，根本沒有變動，祇是掛個新招牌出現罷了。過去封建行會的大班子，現在成了『分會』，過去的小班，現在成了『小組』，系統一點未變。班與班的不和，碼頭和碼頭的對立，一切老毛病，完全原封不動。主持工會工作的兩個老幹部，除掉忙於支前，天天不斷的調解糾紛，把發動羣衆打垮封建勢力的事，只好輕輕放一邊。

工會籌委會選舉得不好，一些壞份子混進來當了委員。階級意識模糊，執行任務不堅決，有意見不提出討論，暗中勾結着封建把頭。工會裏面一切事情，那怕誰說了一句話，把頭大老闆都會立刻知道。大老闆最初對工會摸不着頭腦，以為在工會裏當代表組長，都會支前支到前方去打仗。儘讓老實人去幹，不讓自己爪牙去幹。在支前工作結束以後，看見當組長代表一點不吃虧，而且吃得開，趕緊設法把他們的心腹爪牙換進去當代表和組長，有些大老闆和二老闆自己也當了代表，下層完全控制到了他們手中，領導上陷於麻木，一點都不知道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可想而知，蚌埠碼頭還是和當初一樣的糟：封建行會實際存在，陋規一樣也沒有廢除。強幹活，勒索行旅，公私物資運起來都不方便，一個鄉下婦女帶個包袱上民船，碼頭上幫她提了一下，要去三條

褲子當腳力錢。這種情形，引起各方面的不滿，蚌埠工會這時候才感到問題的嚴重，非趕快大事整頓一下不可。

工會恨不得將所有的毛病，都在一個早晨掃除，不知道要消滅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，不是那麼簡單的事。不會用策略，急性的將廢除封建剝削，封建統治，封建把持，行會陋規，雙班頂名字等事一齊提出。沒有計劃步驟，把發動羣衆反封建的事看得太簡單了，什麼都要改，鬧得什麼也改不掉。這時勞動局沒有成立，工人因為爭碼頭，有爭執就來找工會調處，有的拿黑把，勒索工資，與旅客糾紛，也找工會調處。工會有時必需進行說服工人，糾正偏向，有時候免不了要訓一頓，工人看不見長遠利益，只見工會不幫自己，一肚子不高興，漸漸和工會隔膜起來，工會脫離了羣衆。

這種情形正是把頭老闆們所喜歡的。把頭們立刻迎合工人的弱點，抓緊工人，專說工人愛聽的話，工會祇會說一篇大道理，一點也搔不着工人的癢處。

這時工會感覺到把頭老闆們仍然在那裏鬼鬼祟祟，終歸不妙，總得想個法子處理一下，就辦了一個把頭老闆們的訓練班，讓他們受訓，聽道理。那知這麼一來，又走了一次彎路，出了許多毛病。在訓練期間，勸導把頭們放棄剝削，離開碼頭，設法轉業，把頭們有的說自己轉業有困難，要工會替他們設法。工會就告訴他們，自己能設法的還是自己盡力去設法，自己有勞力能够參加搬運的，也可以參加搬運，想走沒有盤川的，也可以找大家幫忙湊點錢，就是不能再剝削別人。受訓之後，把頭們回去曲解這些話欺騙工人說：『我們受了訓了，總工會叫我們轉業，叫你們籌

款，否則我們留在班上勞動幹活。」工人聽了這話，以為又是和以前一樣給把頭湊錢了。對於工會大大不滿，都說：『我們那裏有錢籌呢？還是大家一齊幹活吧。』從此把頭們參加『勞動』，收收籌碼，算算賬，坐在那裏不動，反而把以前暗中分錢的事，變成公開合法的事了。

這當中，又因為南北兩岸工人的對立，彼此不讓侵入自己的工作地帶，同時又受老闆的挑撥指使，發生了一場惡鬥，有的工人受傷，因此工人們更加對立，受了老闆的害，自己還不明白。

三

發生了以上種種情形，蚌埠碼頭上的問題，鬧得十分嚴重了。九月初旬，我們為此專門開了一個會議，切切實實的檢討了過去的錯誤，並對以

後工作，進行通盤的深刻的研究，重新確定方針與政策。

我們首先要組織羣衆，讓工會得到羣衆的信任，然後發動羣衆，摧毀把頭大老闆的封建統治，取消行會把持。

在工會自己澈底改進工作，糾正以前的過錯，而沒有新的表現以前，工人仍與我們有隔閡，不理睬我們，找他們談話，說不上三句就走了。就連三句也不說真心話，相反的，一有事情仍然找把頭們商量，工會一點也沒有威信。

同時把頭們却也着了慌，以前他們可以運用種種方法，把僅有的兩個工會幹部孤立起來，騙哄着工人，挑撥生事。然而專靠那點挑撥，是否能夠持久，是成問題的。現在又見工會幹部有了調整，自然不好惹了。以曹四麻子爲首，又召開秘密會議研究，對我們的辦法，一是硬幹下去，一是

軟門，看風勢再說。最後確定了後一條路。

這時是我們工作中最艱苦的一個時期，也是以後把工作作好的關鍵，工人不信任我們，我們想出種種方法來讓他相信；不接近我們，我們盡力去接近他。我是從這個時期才來參加這一工作的，也爲把頭們所妬視，一天晚間在路上走，有人在黑暗處用東西擲過來，打在我臉上。我正在吃驚的時候，聽見街旁邊有個人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我屁股打痛了。』再一找，一個影子就從黑處跑走了，我知道這又是把頭派人耍的把戲。

無論把頭們用什麼辦法阻撓，我們一定要和工人去接近，了解他們，我們採用了個別訪問的方法，找願意和我們談話的工人，在散工後到他們那裏去談。談過好幾次，我們慢慢的知道了一些碼頭發展的歷史，封建剝削情形，和工人生活狀況。前面我說的那些碼頭情形，就是這時候一點一